

可是他與工會仍發生直接關係。事實上在三十年來，他在英國對於控制工黨機關，有絕大的權力，因為這原故，所以他在政府中擔任很多委員會的職務。到一九一五年，他被推為教育部長，工黨中人在內閣中任要職者，以漢德森為第一人。他之所以能在內閣佔一席者，當然是因為他在英國工人中佔很大的勢力，

在戰爭爆發之後的英國，正宜集中全國勢力以對外，自當設法免去國內的一切糾紛，那末就不得不借重這位工黨中的要人漢德森。因此那一向以學者或文人擔任的教育部長遂屬於一個在十二歲就沒有再入學校的冶鐵工人了。他是愛斯麥短命內閣中的一員，後來路德喬治的軍政四人內閣，他也是其中一員。他很明白當時政府之借重於他，是在得工黨贊助政府，他是工黨中主戰的分子，他自英國宣戰後，一直至大戰終了止，始終是個擁護政府者。後來他因左袒俄國克倫斯基，向路德喬治辭職，但這並未取消他本來的主張，他依然為政府活動。他在這時發表一小冊叫做戰爭

的目的，他有許多建議與後來威爾遜總統的主張相似。

戰後工黨勢力膨漲，一躍而代替自由黨，與保守黨對抗。第一任工黨內閣雖中途夭折，但經過幾年的奮鬥，第二次工黨內閣又在前二年前上臺而代替保守黨執政。這正是工黨領袖們施展他們政治才能的時候。這位阿石大叔，你看他現在僕僕歐洲大陸上，如何的努力於和平運動呀。一直到現在，他對於民主主義，仍沒有失去信仰，據他最近對記者的談話，他認

威廉第二被放逐後的生涯

德 佑

大家總該還記得這位主持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的前德皇威廉第二吧？

在大戰還未曾爆發以前，他縱橫馳騁於整個的歐洲政治舞臺上者垂三十年。他嘴裏叫着：『我的軍隊，我的內閣，我的臣民。』他只承認在上帝之前低頭。他讚美戰爭，他激起大戰，他使得他的人民痛苦，他恐嚇着英、法、俄等國，他將整個的地球都擾動了，但他表面上卻還

為工黨的使命，是在將一切國家使之民主化，自動地放棄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禁止秘密的外交，由各國的立法院來支配一切國內國外的政策，未來的世界是在有組織的民治政體的手中。軍備應當減縮，一切戰爭應當防止，這是他的信仰，但究竟是他的實際的外交政策呢？那還是一個疑問。阿石大叔現在雖努力以求他主張的實現，但恐怕也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吧。

假裝着他不願意打仗。他使得歐洲變成了一座大軍火庫，只等待火線一燃着，便立刻爆裂起來了。

等到戰爭開始了，兵士們正在火線下拼命，鮮血流成河溝的時候，而我們這位魔王呢，他卻安然地住在離前線一百五十基羅米突地方的總指揮部裏。他每天做一點鐘工，而後方則有好幾百萬的人民忙得精疲力盡。一九一

86404

八年秋，全德國都鬧饑荒，人民差不多快要餓死了，而威廉第二卻貯藏着許多食糧——這是在他出亡了以後給人家發現的。

我們都知道威廉第二在位的時候是怎樣地驕傲，怎樣地睥視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民族；而即是在他退位後逃往荷蘭去的時候，他還是保持着他的傲慢。『給我一杯道地的英國茶，要燙得熱熱的。』這位被放逐的德皇坦然地說。

一九一九年英國自由黨首領路易喬治會大聲地喊：『絞死德皇！』威廉第二當時自然也恐怕遭遇到和法王路易十六及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同樣的命運。後來還是威爾遜總統不主張懲罰這個禍首。於是威廉第二纔獲延長了他的生命。但皇后奧古斯黛卻因此而憂憤而心碎了。她覺得德意志帝國的崩潰是違返了上帝的意志，是魔鬼的捉弄，而同時也就是世界的末日。接着她就在一九二一年死去。威廉第二開始當然也感覺到一些悲哀，但在六個月之後，他便和愛彌娜公主感情很融

洽了。愛彌娜公主是一位寡婦，她很文雅，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她又擁有許多遺產及五個孩子。她到威廉第二的別墅（這別墅在荷蘭，即是目下威廉第二居住的地方）來看過他一次。他給與她的印象很好，他們倆不久就重新結婚了。婚禮當然很莊嚴，不過就是有些不相稱吧。威廉第二已經六十三歲而愛彌娜纔只有三十六歲呵。

這婚禮，在德國的一班共和黨看來，都是取着嘲笑的态度，而威廉第二的子嗣則怨憤交加，至於保皇黨則嫌愛彌娜公主門第不高。然而愛彌娜公主還不是在這小小的別墅中享受一切的禮節！我們知道，這退位的威廉第二，在他這別墅裏，仍然是保存着他往日一切的尊嚴的。所以，在結婚的這一天，是在一九二九年歲暮的時候，我們看到大規模的宴樂，我們看到德皇族遺傳下來的銀皿和磁器，我們又看到侍僕們的豪華。威廉第二現在不戴那有野雞毛的帽子了，他改戴一頂有金星的帽子。

不過，像這樣的大節日是不大常有的。我們記得再有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正月二十七日，這是德廢皇威廉第二的七十歲生辰。那時他家屬中有好幾百人到臨，又有好多保皇黨的領袖及昔日的王子們。這一次又是有極大的宴會的。但，一過了這生辰而後，這別墅中便又沈寂在肅殺的冬天，死去的湖沼和陰暗的樹林中了。

在一九二九年，威廉第二還接見三百十次賓客，其中有五十餘人是他父親手下的大臣，有八十餘人是他的寵臣，其他則是德意志的貴族，荷蘭的顯宦，以及遊覽的人們。可是，這數目，現在是逐漸地每年減少的。誰都不注意這位廢去的德皇了。

讓我們再看一下這別墅中的陳設。別墅中間頂主要的一座房子共合十五間，在進門的廳裏，牆壁上都塗以金質的粉飾，正中裝置着一座弗利特烈大帝的騎着馬的銅像。大廳中的四周牆壁上則是滿懸着普魯士的列代帝王像。這廳上張佈着波斯的地毯，在

另一角上，有一架塗中國漆的玻璃箱，裏面安放着許多鼻烟壺以及薩克斯的磁器——這些都是弗利特烈大帝傳下來的。

別墅的四周則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園，這花園中現在也建造了許多房子，其中有一座以紅磚建築的是書記室，只聽到「的達」的達」的打字聲。另外一幢則是皇后與古斯黛的孩兒們和他們的女教師住的課館。其餘的則是些各式各樣的亭榭和茅屋，一座仿哥倫布式的小教堂。在外面看起來，我們只看到紅紅綠綠的花草中間夾立着一些茅草屋。要是威廉第二的生命再延長下去的話呢，那他仍然是繼續着不斷地建築房屋和栽培花草的。

86405
每天早晨，在吃了早飯而後，這別墅中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大廳中來了，威廉第二便很莊嚴地捧讀一段聖經，接着便又大家禱告，唱讚美歌。要是天氣好的時候他便到花園中去散步，栽培灌溉一回花草。現在他頂中意的是玫瑰花兒。他不時和花匠、石匠、泥水匠等談談天。吃了午飯而後，他照例要午寢。到下午四點鐘

的時候起來，做一些工，躺在太師椅上閱覽雜誌和新出的書籍。或則就像拿破崙一樣地，一個人散着步，在默想過去一切自身的回憶，叫他的書記給他記載下來，一方自己在譬解，想將這次大戰一切的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他就這樣子地蹉跎着他的光陰。

晚上八點鐘，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他穿上了青灰色的外套，鈕上了鐵的十字架，其他請來的陪客則一例穿着晚禮服。食品很豐富，飯後又有咖啡，葡萄酒，雪茄等。接着是一位書記便高聲朗誦威廉第二在下午所回憶起來的一切事件。最後威廉第二自己戴上了眼鏡誦讀一些德文日報。

威廉第二日常所說的話差不多都是一律的。他痛罵法國人，他說法國人是應當好好懲罰一下的。他又攻擊愛彌兒劉維克，攻擊摩利斯認黑。他罵與登堡將軍是乘機竊取皇位的奸賊，但他罵得最厲害的還是表羅王子，因為表羅王子最近寫了一本書，暴露了一切德皇的祕謀。威廉第二咬着牙齒罵：「這狗蛋！以前

他是我的大臣。而現在他却賣了我！這賣國賊！」接着這位老頭子便哭了。

皇后愛彌娜幾個月之中卻總秘密地到德國去旅行一次，一些侍從威廉第二的人們也時常將在德國探聽來的消息給報告出來。而威廉第二自己則覺得世界是太小了，他簡直不大走出他的別墅中來。一年之中他只走出門二十三次。他時常到距離在四十基羅米突之外的德意志舊貴族婦人那裏去談天。有人說：她時常和威廉第二商量重返德國的計劃。有的時候，威廉第二也招請一些荷蘭的貴族，當地的紳士等來吃飯。

威廉第二的所以不大出去，是因為他害怕。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個人永久地站在那裏探望路上的消息。一叢叢的松杉之屬的樹木將整個的別墅統給遮蓋了，不叫外面的人看得出來。花園的周圍又各圍繞着鐵絲網。他委實怕有人會毒害他，他怕手槍，他更怕飛機上擲下來的炸彈。

讓這一個老頭子安靜地度過他的殘年吧。

86406 現在是再也沒有人注意到他了，也許只有這種輕視，纔是給與他的最厲害的懲罰呢。

想着他十三年前縱橫於歐洲的情形，不禁可要套一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白或招牌時。

是的，在其他高頭，瑞士也有不少缺點與

一個語言平等的國家——瑞士 訪西

美國教育家孟祿曾經說過：立國的根本並不在有共統的語言。這是值得考慮的。也許國家的根本確不是建基於共統的語言上，但語言的複雜與歧異，有時畢竟可以破壞國家的根本，使日趨於分崩離析之途。

在歐洲現時有不少的國家，語言問題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時甚至要發生悲劇。我們都知道：百年來人們各為自己的語言而戰：防衛他或干涉他，一依自己的環境。但這長期的

戰爭，直到現在並沒有獲得什麼結果。在有些國家裏，往往的爲了應用一種語言以替代他種語致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一種語言的公用，被一些人叱罵，而被另一些視爲神聖的事情。這些，是語言問題未解決以前各國統有的現象。

著名的比利時的語言戰爭，讀者想來都知道。

可是當其他幾個國家都在掙扎於語言問題的難題裏，獨有一個國家，雖然他的語言是各不相同的，卻似乎沒有語言問題的存在。這一個國家就是歐洲的公園——瑞士。

那些從困惱於語言問題的國家來瑞士的人，幾乎每個人都要覺得奇怪，當他們看見那些旅客在列車中單純地平淡地注視什麼告

白或招牌時。

這是有趣的事情，對於語言專家以及格里佐那地方的政府，他核准德語，羅馬語與意大利語。

多數地方所說的，無疑是德語，法語與意大利語。

關於德語，這裏需要一點說明，因爲祇有筆下寫的，才和在德國與奧國所教的所印的相同。致於口頭說的日常用語只是瑞士化的德

問題卻是沒有的。這是爲了什麼呢？我相信一定有人會發生這個疑問。這里且來說說。

一九三〇年的統計還沒有預備，據一九二〇年統計所示：有二七五〇〇〇人說德語，八二四〇〇〇人講法語，二三八〇〇〇講意大利語，四三〇〇〇人說羅馬拉丁語。

上面說及的羅馬與拉丁的拉丁方言祇通行在格里佐那地方，其次在聖馬里茨的遊藝區域。

這是有趣的事情，對於語言專家以及格里佐那地方的政府，他核准德語，羅馬語與意大利語。

多數地方所說的，無疑是德語，法語與意大利語。